

2025年8月18日 星期一 责编 叶红 版式 罗梅 校对 汪智博

T.A.NEWS
天府新视界

在雅安市博物馆的通史展厅内，一柄长约20厘米的青铜矛静静陈列在独立展柜中。柔和的灯光自顶部倾泻而下，在矛身精美的虎纹獠牙间投下细碎光影，而矛部篆刻的“成都”二字，犹如被时光封存密码，在青铜表面泛着幽光。这绝非寻常的战国兵器——它既是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刻有“成都”字样的实物佐证，更是破解古蜀都城历史变迁的重要密钥。

这支青铜矛上有“成都”的最早实证

□ 锦夫

1 青铜「成都矛」荣经惊世出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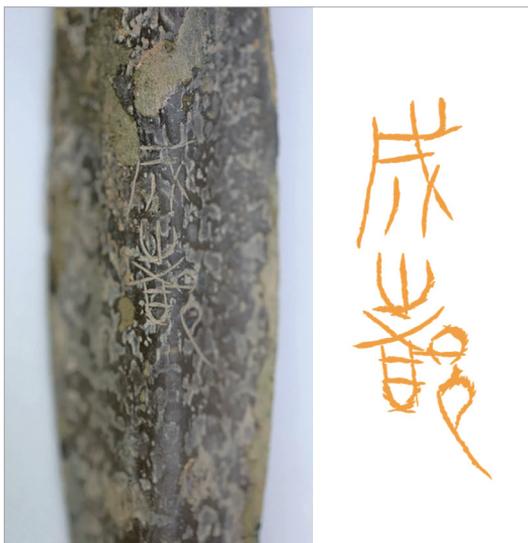
1985年11月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荣经县城北郊同心村发现了一处古墓群。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，大量陶器、铜器、铁器及玉石杂件等文物重见天日，其中就包括那枚后来震惊学界的“成都矛”。

清理完成后的铜矛令所有专家为之震撼。柳叶形的矛身采用中线起脊设计，极大提升了穿刺威力；前端的锋刃虽历经岁月侵蚀略显圆钝，却仍难掩当年的锐利锋芒。最令人称奇的是骹(qiāo)部(矛柄与矛身连接处)的精妙装饰——工匠运用篆刻与浅浮雕相结合的技法，生动刻画出一只张口咆哮的猛虎：圆睁的虎目如珠凸起，獠牙自嘴角斜伸，下颌肌肉线条凌厉如刀削，每根鬃毛都纤毫毕现。这种将兵器与神兽形象完美融合的工艺，既彰显了持有者的尊贵身份，更暗含着“猛虎助战”的古老信仰。

现代科技手段的检测结果显示，这支矛的青铜合金配比堪称科学典范：铜83.5%、锡15.2%、铅1.3%的精准配比，既保证了兵器的硬度，又赋予其恰到好处的韧性。考古人员曾进行模拟实验，用相同配比复制的青铜矛，仍能轻松刺穿5毫米厚的铁甲，其工艺之精湛可见一斑。



雅安荣经出土的战国巴蜀虎头纹“成都”铭文青铜矛。图据雅安市融媒体中心



蒲江县飞虎村出土的“成都”铭文矛上“成都”二字清晰可见。图据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



蒲江县飞虎村出土的“成都”铭文矛。图据成都考古微信公众号

2 战国晚期「成都」已成城市名

而真正改写历史的，是虎纹下方篆刻的“成都”二字。这组铭文采用战国蜀地特有的巴蜀图语变体，每个字仅1.5厘米见方，笔画最细处仅0.1毫米，却深浅均匀、转折流畅。考古证实，这是采用“冷锻”技法完成——在青铜铸造后，工匠用坚硬錐子反复凿刻而成，稍有不慎就会毁掉整支矛。

此前，学界对“成都”名称的最早记载来自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，时间为西汉建元六年(公元前135年)。而“成都矛”的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16年—前278年，将“成都”作为城市名称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余年。

为何这支矛会出现在荣经？翻开战国地图可见端倪：荣经地处青衣江上游，是古蜀王国通往邛都(今西昌)与滇国的咽喉要道，堪称当时的边关重镇。而来自蜀地核心成都的兵器能通过军事调配或赏赐流入边境，恰恰印证了这座城市已具备“中央手工业作坊”的功能——能够批量生产带有城市标识的标准化兵器，这正是都城应有的产业实力。

无独有偶，2016年成都蒲江飞虎村也出土了一柄刻有“成都”字样的战国青铜矛。这两支“成都矛”虽出土于不同地点，但都印证了战国晚期“成都”作为城市名称已相当稳定。

3 「成都矛」佐证古蜀都城变迁

关于古蜀都城的变迁，学界历来存在两种记载。扬雄《蜀王本纪》称开明九世“本治广都樊乡(今成都市双流区)，徙居成都”，而《路史》则记载开明氏“开明子孙八代都郫(今成都市郫都区)，九世至开明尚，始去帝号称王，治成都”。两种说法虽起点不同，却都指向《华阳国志》记载的关键节点——“开明王自梦郭移，乃徙治成都”。

“成都矛”的发现，为这段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。从开明九世迁都(约公元前4世纪)到这支矛铸造(公元前3世纪)，短短百年间，成都已从新建都城发展为能铸造带“成都”铭文兵器的中心城市。矛身虎纹彰显王室威严，“成都”二字则宣告着这里已成为古蜀无可争议的核心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